

連平州志

連平州志卷之九 文類

連平州知州奉天盧廷俊傑人氏重修

藝文志

日月星辰昭于天山川草木麗于地精華發越古今
爛然藝文者志乘之象設也顧可少乎哉自奏
迄唐宋莫不祖經述傳彬彬稱極盛已連平建置獨
後文獻未能遠徵茲所編輯取其紀實賦事且風達
意爰備稽為顯示勸誠集衆腋以成裘片 採結
千珠以為 完粒皆收開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一

文明後有 將日進於兩

志藝文

牟志曰古史忠臣韻士田夫閨婦之辭靡不載迨漢
承秦燼雖詔求遺書多所未備蓋悵然有文獻不足
之感焉夫志即一邑之史也凡記序詩賦孰非
今昔之林為仕學者之先資惟深山創始車塵馬跡
鮮有至焉爰採其現者著於籍嗣後日新
然簡編斯志也其亦藝苑之權輿也與

宋

內管聖蹟巖石壁記

上黨韓京頃嘗經從此地念境幽地僻山水

往不減衡霍然重罹兗炤梵宇一空為可深信公

攝龍川之三閏遂解薪俸而鼎新之山態水容須改

觀焉磨巖以記紹興戊辰周正吉日六

明

征洧頭祭文

新建合正守仁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二月庚午朔越

甲申提督顛南等處軍務都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一一

仁敬以一 武剛鬣柔毛

惟廣谷大川阜財輿物以域民蓄衆故古者諸侯祭

封內山川亦惟其月功于民然地靈剔入傑人之無

良亦足以爲山川羞茲上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

遠近之稱洧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

罪哉雖然清洌之泉糞穢積而不除則同于厠溷矣

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 穢

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肆刃躡瞭環而

者其積聚招致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剗滌涓蕩將不

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
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異於是守仁
奉天子命來鎮四陲憤涖頭之寃悖民苦荼 無
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
獲如志斯固人媿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
川之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
于余今駐兵于此弥月踰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
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亦尚石餘嬰岨負險東追西
匿曠日持久官兵不任疲勞率 盜賊一亦共

于山川之神以雪其耻夫此殘寇勢窮不防遣入
抬將順而撫之則虞其無章心之誠復貽患于日
後逆而弗受又恐具或出于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
其陰有以相協予使此殘寇而果誠心耶即益佑其
衆俾速盡携其黨類自縛來降若冰赴壑予將
蓄之如其詐設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
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依壇而
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鑒之尚享

鼎建州治碑記

崇正六年癸酉九連山寇悉就蕩平按憲錢公時按部潮惠毅然躬探賊穴熟察諸險地得所為因往咽喉謂宜創州治統東南兩邑居中而控制之商之督府熊公合疏以連乎建治請上報可落成嶺西巡道左方伯王公與余同籍起家徵言爲記吾粵臨海角山粵地之苦寇山與海埒山則九連高造層霄廣環四省叢箐複萬壑千蹊姦宄逋逃何為窟穴中一二桀黠役知駟使諸不逞動至千萬人蟻聚蜂屯出剽鄉落恣所虔劉蹂躪急則獸竄鳥飛憑恃阻凝妄

謂莫我誰何甚則夜郎正自大也廣南韶諸郡並受剝膚在惠潮尤不堪其毒稽請往牒時生發時芟刈而旋芟刈亦旋生發迄未有數十年不一陳師大剿者蓋地遠則法逾疎縱鞭長而腹不及所後來矣往增從之役連寇發難于鬱崗板天藍氛欄示等寨嶺西巡道王公實督陳叅戎相討平之越崇正四年辛未九連山大賊渠陳萬雄據七巢所聚奸徒分統于賊總若而人勢張甚又有大賊鍾凌秀踞銅鼓嶂出沒石窟間諸賊總号紅黑白九良星各領其衆二渠

耿耿虎視虐焰熏天始興永安警報疊至重以烏岑
南嶺賊首曾閻羅等相與響應陳鍾而惠潮土寇若
劉粗鱗葉襖婁張文斌鄒崖鼻結巢鳩黨乘間橫決
兩郡諸邑所在洶洶前任督府王公奏奉三省會剿
之旨粵年來兵單餉匱王公結据擘畫心力靡遺迺
移鎮惠命今嶺東道廉憲洪公前以分守嶺南兼攝
惠潮兩道往監軍士洪公念賊實繁滋我兵寡數不
敵惟陽以撫携賊黨陰以剿一士心諸宥脅殲渠精
簡密謀正探悉與總戎鄧君懋官定計于早則以惠

州司李程君鐸入諭二渠而急督王鼎徐之龍諸將
間道克閻羅等寨俘斬千數百維時督府熊公方撫
閩遣將鄭芝龍率兵抵三河戰輒捷嶺西巡道王公
復捐貲繕銳器以裕軍需凌秀度不能支团跳九連
與萬合若曰深崗層巒迂迴陡削非從天下誰則能
攻而我兵業徧堵諸賊為坐困計矣無何巢中食且
盡突圍出斬級凡五百賊望虔楚而趨惟是在楚楚
禦在虔虔禦不得不從南安還粵洪公馳至雄同鄧
總戎暨南雄司理王君方督諸將張一傑周一陽等

設奇夾击殺賊梟雄百餘陳鍾二渠始大恐洪公曰
是可計取耳遣數辯士誘還舊巢則先發梁參戎東
旭領兵一扼九連山歸路一扼銅鼓嶂要衝陳萬還
僅得抵獐坑凌秀亦僅抵石窟二渠知中我計進退
無復之于是遣典史費映奎誘陳萬出縛解正法併
合李相蔡時春等同南贛抚台陸公所遣虔將金文
光入搗七巢馘斬殆尽凌秀勢孤膽落自縛詣閩將
鄭芝龍尋解正法独凌秀餘孽逸武平土賊附焉仍
披猖于泰和興國諸境江省為震會三省官兵躡蹤

追剿大捷屢聞凡凌秀存日号紅黑白九良星諸賊
总俱膏斧鑕至脅從則后先解散無慮萬千嶺東巡
道宪副周公復策曰流寇雖滅亡賊尚存伏莽保无
生心乎我師乘勝转攻則海陽令江君愈敏揭陽令
陳君鼎新夏叅戎之木朱遊击之印各率兵為犄角
或絕汲道或断归途或間之使反攻或諭之使自獻
向所称刘粗鱗葉襖漣張文斌鄒崖鼻與逸出之鍾
復秀湯豹虎張五子以次授首其一二走羅定嶺西
巡道王公发兵盡擒之遠近欢声雷動宁為師武臣

力督府熊公實克壯猷萬山中一片土昔苦爲嘯聚
之場今而后睹敕寧光景矣先是南贛撫台陸公暨
前任按台梁公運籌制勝之餘鯁鯁善后石窟建县
九連建縣二議業具疏聞督府熊公曩在閩亦已熟
計而猶俟寇氛之掃淨也按台錢公甫下車肅法除
殘面授行間方畧遂與督府熊公戡定廓清收三省
會剿之全功以報明命既屬嶺東守巡清賊田卜县
址比按惠潮再四諮諏亟曰百聞不苦一見奈何以
衝嵐宿霧辭爰偕守道洪公巡道周公自程鄉單騎

遄行抵平远之石窟諦觀前议迂县处已馳惠境直
入九連鳥道虎嵎定跡靡所不徧揆險易相陰陽無
若惠化畷之周陂山環水合一望平田寬衍凡苦而
里北則虔之龍南信丰東則惠之和平龍川西則南
韶之翁源始兴南則惠之河源長寧勢若率然而九
連山諸賊巢胥于此扼要焉迺更熟筹曰連平建县
即和平河源等县耳畫疆而守痛癢既非同體應援
終是隔藩惟連平為州而以和河兩县為屬庶統轄
專而事权合卒有緩急臂指可使呼吸可通如一身

頭目手足之相須聖朝所以綏奠遐陬計無便此維
時擇才授事長寧令陳公國正司工築永安令牟君
应受均田賦而守道洪公惠州司理吳公希哲則始
終董厥成州編戶若干里析和平之惠化置翁源之
梅桃二舖若大隆都長寧之長吉二都河源之忠信
一畷共糧二千五百七十餘石所折各邑復爲裒益
適均官照裁減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儒學學正訓導
各一員而訓導即裁和平縣訓導以充之兵防則守
城一百二十名內管設營一兵八十名東于野鴨潭

設營一西于獐坑砵头設營一兵各四十名合之岑
岡營原額兵二百刁斗遞聞干擷環衛月餉自額給
而外其餘贍以所清賊產足果其腹無須更議云是
皆錢公心圖手畫身歷口詢酌于督台叅之藩臬諸
大夫俯及郡邑父老庶士輿情僉協綢繆先事罔有
弗周以貽吾粵長治久安而仰副聖明嘉惠東人之
意城廣六百三十五丈高二丈一尺厚一丈六尺門
四南玉驄北起鳳東鎮連西望英中為州正堂左捕
衙右庫倉東為文廟學官公署稍前東南為分司西

北為祝聖殿而南為城隍庙城

始于崇正癸酉八月初三日明倫堂

某

成磚灰木石取自近山事半而功倍 費

餘百有奇悉熊錢二公所措处

扰民間一粟熊公捐俸贖金二百兩陸公捐俸贖金

五百兩錢公捐俸贖金一千兩併藩臬司道府县暨

总戎叅遊而下共捐助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兩又設

法摺助八千八百七十餘兩詳于别碑嘗咏詩南仲

召穆城朔营南匡輔成周之業烂焉王文成剿定洌

頭請置和平县迄今咸賴安堵迺九連山寇則文成

平洌頭時所未及平者也熊錢二公緯武經文用能

蕩平嶺峽创建州治永銷乱萌從此荆棘化為桑麻

草昧開议文物克襄聖天子順治威严之盛南召勳

猷覘一班矣若夫州當新造俗獷民稀鴻雁甫还瘡

痍未起後之蒞茲土也母亦仁爰以拊之廉明以威

之礼乐以馴之法紀以馭之使風俗人心乐為良而

耻為盜萬山中一片土庶其長有宁宇而州治克称

嶺表金湯矣乎其乎遠之石窟都同時創邑曰鎮平

別有記督府右司馬兼僉都御史加二品服俸熊公
名文灿号心开貴州永宁卫籍四川泸州人萬历丁
未進士按台錢公名守廉号雪瀾河南信陽人天啟
乙丑進士南贛抚台右副都御史潘公名曾紘号昭
度浙江烏程人萬歷丙辰長進士前督府右司馬兼僉
都御史王公名業浩号莪雲浙江山陰籍餘姚人萬
歷癸丑進士前南贛撫台右副都御史陸公名問礼
号袁虛南直隸常熟人萬历甲辰進士前按臺梁公
名天奇号震寰北直隸南乐人萬历己未進士左方

伯王公名世德号迴溪浙江永康人萬历辛丑進士
嶺西道左方伯王公名道元号洪厓浙江烏程人萬
历丁未進士嶺東分守道廉宪洪公名雲蒸号紫雲
湖廣攸县人萬历庚戌進士嶺東巡道宪副周公名
夢戶号奠維浙江上虞人萬歷癸丑進士

修巖坡路碑記

丙子春粵大飢連平爲甚維時州制甫設倉廩未備
民不聊生幾於易子而食我公祖牟侯痛若切體捐
貲賑恤日亦不足迺上書制府奉兩廣軍門熊公文

燦贛南軍門潘公曾統各捐金糶穀以賑檄下公躍
然喜曰是可以活吾民矣冒暑衝嵐雖荒陬窮谷裹
糧而入馬足徧焉自密溪历粗石坑登峻嶺徒走猿
攀揮汗如雨徙倚而上為岩坡嘴仰捫霄漢俯眺星
辰千峰萬壑奔走而環拱于州依依朝宗焉公迺喟
然嘆曰偉哉山河之雄壯信天造非人力也凡地脉
深厚者其結構必奇形勢至大者其发福最远繇來
都會大率類此稽州治龙脉发自韶石或迅如奔虹
或怪如海市或峭如玉京金阙或峻如瓊樓具子層

巒疊嶂莫可方物又何怪乎鳥道崎嶇一線往來而
艱於步复也在昔荒草寇乱叢生居長惟恐其不險
今茲底定萬姓咸归行者惟恐其不平要以險者峻
峰不政而平者人心归正則險者自險而平者固蕪
妨於平也視蜀道五丁之鑿迥以異矣公乃首捐捧
金进青衿謝氏而語之謝生諱明時雅有庭訓子苦
孫咸餽於公其族人謝功輩亦彬彬尚義各捐貲爭
奮而總以明時董其役糾匠闢土採石成路幾千有
餘文曾日月之几何而乡之险阻艰难猿驚虎慄者

已不可復識矣功竣郡士大夫耆老共記其事頌曰
天作高山我公荒之險道雲連我公康之薪樵域撲
公譽髦之周道如砥我民便之高山景行共率由之
我公之德百世以之公字子咸諱应受貴州安順府
筑竹人

文山二女墓記

正德丙子秋按
察司僉事江陰黃昭進士

趙宋錄訖時則有信国文文山公力圖恢復百折不
撓易世以來愛慕欽崇邁其遺跡護而彰之斯人心
之公也按景炎元年十月公帥師至汀州十一月宋
帝至潮州明年正月帝在惠州甲子門公奔漳州是

歲八月李恒追公及于贛之空坑公之夫人与二女
二子皆被執公与一子奔循州而家人送于燕史之
所載如此今河源有三角村村有荒塚外有橋曰仙
女橋鄉進士謝宜申別业在其側進士常聞其祖
為墓鄉人知二女之葬橋亦因以名也乃復攷諸
文山詩史云丙子定娘寿娘以病死于河源之三角
有集杜詩兩韻以哀之乃知二女之率盖在是年之
冬而其後被執没于燕者又二女也於是益信其墓
為文女死義之所稍為除治亦有言以志之矣正德

乙亥予行部至惠進士具墓事顛末因邑令鄭敬道請記于隧以示來者因令之勤加以封植而書碑俾以刻之夫人生兩間守身治事其為道必有至焉者矣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忠以殉國孝以從父而後已此事之至者也為家者以前烈声迹相及罄吾力以扶卫显暴之為吏者以表忠孝劝衆庶成人羨為務亦事之至者也故凡舉其至者而為之則雖億兆人之衆千百世之遠无不同者茲墓之垂于人而不沒也審矣然道之在人易地則皆然是時也使文公為

子則亦從父之孝使二女為臣則亦殉國之忠也令吾人為家与吏當若是使為臣也不若是忠為子也不若是孝可乎哉此予与進士与凡吏士民庶之所鑒而勉焉者也於乎使皆能鑒而勉焉以若是也謂非文公父子之所感发兴起乎哉於乎文公父子亦不幸罹变然尔其幸而处常以善俗抑必有可觀者矣吾人独不乐遇其常而故為是奇变乎哉亦曰道之在人易地皆然也

宋故丞相文信公二女墓銘

郑敬道

举人

鄭子承乏河源既數月幽探古躅鄉進士謝君良翰
為言宋丞相文信公二女墓在忠信都之三角村仙
女橋側蓋良翰家世別墅在是其祖父小山輩往來
久且熟得傳信于故老之口按公集杜詩二女章云
丙子定娘寿娘以病死于河源之三角母章云太夫
人自虜難後弟璧奉侍赴惠州弟璋從焉已而之廣
之循之梅余來梅母子兄弟始相見又按續通鑑綱
目宋丙子景炎元年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用是觀之當元兵入閩廣時惠循梅則父母兄弟寓

焉汀則帥焉河源為惠屬與循梅汀接壤二女

之死豈公次汀日奔侍父養而道經于此耶抑公勅
君所携而設寓于此耶墓在邑境有足徵矣嗚乎文
山當宋社既屋之秋死不負於國二文當兵燹流離
之際死不忝所生父之名与天無極女之名与父同
芳忠臣孝子是大有關於名教者也迺修葺其墓而
為之銘銘曰宋景炎歲丙子帝播遷國委靡文丞相
冒艱虞舉義旗奮忠謨妹二女諱定寿流離中骸骨
瘦河源境三角鄉疾弗葯修云亡魂飄飄一坏土寄

荒山泣風雨集詩語洵非誣仙女橋灵不孤父死忠
于死孝亿萬年扶名教

天啟三年癸亥吉水李生文公為鐫石碑曰宋丞相
信國文公烈女定娘寿娘合墓未樹至崇正丁丑新
都方秉正始鑿云双烈女碑吉水李公虽鐫石而未
之樹余小子來尹河陽欲維風化建祠祀之因憑弔
其墓昇石泉台以表幽正云

按文山有六女長曰定娘次柳娘環娘監娘奉娘寿
娘景炎丙子定寿以病死子河源三角今葬苏坑者

是也丁丑柳環陷空坑惟監奉得存戊寅潮陽之敗
復死乱兵中十一月

蒙泉記

嘉靖四十三年孟秋賜進士第承德郎翰林院左春
坊左贊善兼修國史經筵講官吉水念菴羅洪先于
石蓮古洞有友周雲封屬記蒙泉因按志上坪旧隸
河源謝氏世居之原祖焉吾虔人竟成巨族今若襄
者豪傑士也自幼讀書肄舉子業有大志蒙泉其別
号也時將应试詎山寇猖獗荼毒生民彼新建伯陽

明王公奉聖天子命巡撫是邦爰整軍旅一鼓而平
之奏績始闢為和平邑而立惠化上坪首焉為四都
之冠冤也餘皆招狹新民鄰邑遺孽復嘯聚為盜四
民安枕者少矣君乃幡然嘆曰吾安衽席而使鄉民
為豺狼吞噬實不忍也遂謝志精孫吳兵法廣覽古
今名將事蹟以擴見聞仗義興兵保障么族將所置
山田一所四麓皆坑塹險阻闢為圍寨收集族黨結
屋鱗次而居環植荆棘排柵严密完固諸寇屢至惟
一望而去其巔及麓有泉出焉終歲不涸達者因矚

蒙山下有泉為蒙人遂稱為蒙泉時大司馬范出鎮
贛州聞其才而檄之不日俘獻諸寇戡定厥功當道
咸旭獎勵奉宣我皇上恩意授以義宰冠服委以一
方重鎮錫之旌旗号令便宜征剿不俟命惠化之民
胥賴以安茲周友雲封館于其族備書其事求記于
予予樂道人之善者故不辞而為之言曰山下出泉
為蒙初六發蒙利用利人用說桎梏其获委征寇底
績是也九二包蒙納婦吉子克家其得賢配內助稱
善且有子能讀父書繼父志是也上九击蒙木利為

寇利禦寇今善于保障是也而其泉之川也曰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由其靜深而有本也
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歷四時而長清貫千古而弗涸
付之生物而不窮也是謂蒙泉其為義也大矣尚何
溢美哉蒙泉其勉之當道有過予者行當薦之遇事
變臨大節必重托于所事使得據所蘊抱將見流而
成溪渟而成淵汪洋而會於江海使斯民沐浴膏澤
而舉世受其涵濡非蒙泉之功乎未可量也併記以
俟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十七

皇清

重修州城記

順治甲午年

林英

昔有并州雄峙金城景彼晉陽著烈保障是皆隆圖
壯麗慮在百年不基創始多俟來哲之經營而國家
寧長之福與斯民偃息之安均于一人而利賴焉念
我新陽往為氛藪蕩滌連寇遂創州治其時當事者
急于告成因從簡便乘霜沙筑虽稱神速而風雨飄
零重煩鍊杵為不貲而隨修隨頽二再四矣及吳

公膺

命來守斯疆閱雉櫓傾頽殆半遂捐俸募工與州守陳
公熟計而任勞焉豈惟出寶帶鬻釵鐙傾囊急公而
親抱礫石下同力苦故兵民咸勸乐成鞏峙于今析
靜城頭夜月溶庾子之杯文勒荆山春風出陶君之
甕丕基者有斲帶之宏猷而待此日之補措則峙金
城而堅不拔二公之賢勞豈唐雎晉叔而下哉吳公
諱章字宗著福建閩县人陳公諱鄴字庸扈江南當
塗人董其事者則有州學正游公光復訓導施公朗
原千总管公捷泰州吏目余公應文把总曾君魁陳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十八

君俊百总羅秀黃國佐守城把总謝琮賴元葉晋例
得並書

連平州明倫堂記

督學使者 于覺斯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秋連平州守佟國瑞捐修明倫
堂申請于余余喜其能知為治之本也亦捐俸以助
之構工於癸亥二月落成于甲子春堂成請記夫修
舉廢墜敦厚風俗乃循良事也而蓄德兴行維持聖
教則督學職焉翫易大傳所叙十三卦自綱罟耒耜
至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者备矣翳教化猶未盡

敷也逮唐堯之世始命契為司徒以五品教人倫文
明於是乎嘉會比屋於是乎可封明倫之効夫豈尠
哉

今天子遠述唐虞近法

神聖屢下明詔銳意作人經固貴明而行尤貴修其有敦
孝弟尚忠節觀型夫妇信義朋友者則崇而獎之是
蓋以三代之英期諸士而不欲其徒習詞章錦繡其
外已也連平自開州距今五十餘年有學宮即有明
淪堂佟公今日重修甚盛舉也意尔多士自茲肄業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十九

其中顧名思義讀礼仪而深親長之愛讀派秋而明
君臣之義讀風詩而致室家之乐讀風火同人與同
寅協恭而得結納之正优柔漸漬致身青雲优入賢
域可操吾言而左券之矣非然者蝨於庭蠹於里陽
鱗於邦丰屋蔀家華衣光佩非不足以博市童之譽
而致里妇之矜也然而有識之士則必鄙弃之而不
齒於人倫之列焉由此觀之則何若敦孝弟尚忠節
觀型夫妇信義朋友者為足羽儀當世流芳千載也
耶夫兴賢育才型方訓俗是之謂名教名教之謂政

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
君此舉誠深知為治之本
者也
余故記之以為尔多士勗焉
維時贊勸厥事而
州學正鄧夢韶董役
勤勞則有諸生顏子
佐謝呈瑞
余日新石煥章賴寵
及何多才六人例得
列名因并
記之

重建城隍廟記

佟國瑞

今自畿內以至省郡州邑
莫不立廟以祀城隍之神
凡命吏始至必先謁神
然後視事所以重事神
治民之道也是以神與
長吏相為表裏吏則行
其慈惠公

平之政神則昭大聰明
正直之德故默相孚佑
捍災恤患兩暘時若
隨叩隨應捷如影響
耳予蒞任茲土目覩
廟宇傾圮朔望過此
未嘗不有動于中也
謀於紳衿士庶慨然
仔任協心經畫捐資
市材僦工新之垂夫
永久以仰副

朝廷尊崇祀典之至
意不啻妥威靈伊瞻
視即于余治民事神
之道端有所助云尔
故衆志欣然鮮橐以
勸美舉其姓氏豈可
湮沒而不彰哉丞為
之記悉勒于

左

祝聖寺記

高光國進士

連平城西北隅有寺曰祝

聖者所以答

昭代之君恩而盡遠臣之職分也有是州斯有是寺與
天下之建報恩寺等視諸梵宮羽觀則大異矣建立
越四十餘年椽題剝落棟宇飄搖豈所以封揚稽首
者耶余前任州時于歲節拜牌習儀其間未嘗不動
于中心實以董事難其人時有何生名嵩者余月課
中之前予士也以文章受知于余且慷慨好施凡所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二十一

展爲大異諸人於政治退公之暇進而語之慨然仔
肩莫吝助資貿匠獨勞其事而規畫布置則有管公
捷泰予顧之喜而樂觀厥成不數閱月而告竣焉一
時輪奐聿新映凤山而帶鶴水爽氣朝來瀑布遙臨
致足觀也後堂供文佛前斤祀元帝

萬壽龍亭在焉斯舉也而茲善惠人之念見忠正愛

國之心矣異日何生之致君泽民又當何如也余於是

歲特膺

簡命調秉鹽政愧無管子才而總山海之事每以不勝任

爲懼况當軍興孔亟不得不急行而受篆焉其雕鏤
丹牘未盡事宣得藉手何生而克終之斯始始終終
余莫慮焉矣於康熙十四年秋何生緘書屬記於五
羊署中維時課煩驛冗安得如任連之优焉游焉而
反從他部作操觚者虽然無論椎不文因記其始終
俾勒之正珉將後之拜牌習儀过是寺而觀之亦以
知吾与何生爲文章知己又以知何生慷慨好施有
以樂成厥美云

牟公祠堂記

佟國瑞

攷之祀典有功於國家則祀之德普乎斯民則祝之
良由惠澤在人後人思慕之極庙以食之尸而祀之
趋蹌恐后祭拜于不已者皆明德之所以薦馨也開
州守牟公者手闢草萊啟宇斯土乃自永邑調牧新
州如則壤定賦建學立庙分田畫井制兵銷萌州之
諸大政一手幹旋復怀柔遠近充实城池家傲絃誦
植桃李于宫墻斗大一州實費闢畫之劳不惟連土
愛戴而思其德即後之官斯土者亦莫不聞風兴思
想見其人豈以湮没已久而能置之也耶公蓋有功

于國家者也德普斯民者也像而象之祠而祀之宜也余承乏斯州士民已構堂于治北歲以春秋戊日必登其堂祭之而祠之基址褊小規模湫隘丙寅春先士庶之請捐俸而勸其工廣大其基址宏侈其規模一時輝煌显耀于以祀公于千百年而不替云就年落成首事諸子林君元芳顏生子佐余生日新賴生寵及屬予記之予不敏不敢辭其責遂筆之于書勒之于祠是為記

重修三多橋記

謝呈茂生員

嘗謂橋梁之建所以補坤維之缺而通道路之窮故徒杠與梁載在王令重且亟矣吾乡古坑三多橋為粵虔要道行旅往來之區其深澗幽溪虽非灑灑瞿塘而春流暴漲不異桃花瓠子先叔祖啟元宏願濟時鳩工架石以便行客奈年久頽廢故址蕩然悬崖數尺依旧激石鳴湍斷岸一灣甚至泥塗莫辨行道之人靡不心測予因有感引為己任捐貲造石為梁告厥功成自今以后水向碧玉環中人行蒼龙背上庶乎旅而來者有利便之乐旅而往者元复險之尤

矣然區區之心務任經久不廢因援筆直書勒之正
珉以示吾子孫勉繼厥志焉爾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二十四

新增藝文

皇清

連平形勝記

何深

連之為州喜九連之平而創也爰自明季猾寇陳萬竊據蜂屯出沒蹂躪千里無寧邑王師底定草薶禽獮於是因沃壤以闢土裁和平河源翁源長寧四境之偏麗成四都曰惠化曰忠信曰銀梅曰長吉設立險隘分塞要害無事則錯壤安治有急則指臂可通慮至周也迄今百餘年間徒見山高水清莫不安居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二十五

而樂聚烟火萬家田廬秩然盖時之太平久矣山之
大惟九連最巨豫楚而通九驛桑麻遍滿昔云險阻
今称樂土東南林壑尤峻望之郁郁蒼蒼蔽亏日月
者猴子嶺也近挹西山巍然天外悬瀑中流飛濺城
頭信巨觀已北瞻重巒凤嶂矗雲仙人奕跡猶有存
焉水皆澗谷以千數流而成溪者東有黃龍麻陂陽
坑西有密溪鶴湖會于城南循長吉過大席滙內莞
水而南入槎江忠信水源九連抵雉溪合流独銀梅
之水北走翁英而出峽焉城南二里有浮圖跡誌以

為仙造遺踪者近是東去二十里纍纍石山如列髻
然外竅中空多鍾乳壁間二石佛皆天然形肖西北
六十里有穴曰龍岩深無底每歲旱以鉄擲之湍湧
數里傳為龍居或然也物產異類則有野鴨潭之魚
長身細鱗狀似狗子大者十數斤蓋魚而足者也九
連之奧有神杉焉大可隱牛樵漁時一見之斧斤相
尋則路迷崖谷蓋樹而隱者也形勝之大畧如此雖
然愚竊有感焉謂山蓋高必得人而後彰謂水蓋清
必待人而後傳連之羣峭摩天層巒聳翠奔流迅峽

雷霆馳击勝槩可故于中州而僻外遐陬遂掩塞煙
雲之鄉不得胪列與記与中州之山水爭雄而鬥麗
何耶豈山水自秘其灵奧故使輶軒未历而闡揚有
待耶生斯土者又豈无探奇抉幽之才為之一发其
蘊耶抑或宰斯土者惟先勞於民事而未暇表者耶
皆未可知也姑為記

聖蹟巖記

顏希聖

內管巖凡有九其恢詭幻忽可遊覽者唯聖蹟最著
危峰削起峙平田中如复鐘孟穴在其趾人可鴈行

入岩深廣約百數十丈穹窿崛峭飛鳥到半處輒沒
色赭望如重堂複閣塗丹雘赤石脂光采奕奕目為
之眩巔有竇嵌青空補之吞日月飛雲霧其上曰通
天門稍北為層岩石佛二一跏趺一旁侍臨崖陡絕
凝望積蘚斑駁紫綠紛紜如披八宝袈裟坐雲端說
法曰佛岩右突石一卷兩繡壁高出人有咫廣首瘦
足似封雲初起片片攢合叩之則錚錚然响不散曰
鐘石左壁石盆起寸許平面圓長攀躋不及擲石中
之作筑土声曰鼓石二石位置天然所以鎮幽穴宣

陽氣使山魑木客震肅斂跡者稍南一經微黑下坂
十數步至水湄无所見燃炬照溪容甚清淺可漱可
濯曰水岩遊者人秉燭揭衣涉溪行窈窕洄復忽潭
忽瀨莫知其源流处常胸縮不敢深入尤床石室碁
局諸異跡皆傳聞无從探視上垂石乳淋淋沔沔結
若竹笋尖者數峰連比者甚衆好事者每採作園亭
假山頗有致出山处右旋可抵佛岩大石蠢蠢所
謂佛无毫髮似想空中色相宜遠觀近即安耳伏石
孺下瞰人高大如寸指一伸首輒足酸心悸閉目急

回良久始得定真奇觀也其下即幽岩及諸岩皆洞
黑不可遊亦不足記

重修牟公祠序

何 澹

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唐虞三代崇德報功由來尚矣粵稽漢史文翁為蜀守造學興士教化大行蜀人繪象以事而讲堂學舍閱久弥新又嘗道過相乡見丰碑穹窿庙貌巍峩知桐人之德朱邑千載不忘獻享弗替益信祀典所垂百世未有政也遡連邑建自明季先時城郭未立也田疇未

制也樸陋未化也深林密箐重險幽阻虎豹爭而麋鹿聚巒烟瘴霧朝霏夕結烏覩所謂嬉遊化日者哉惟我牟公奉命至止肩巨任重創始經營觀其陰陽向背之勢相其水泉滋息之宜誅茅伐樹易蓬簷以瓦甃署宇宮牆街巷市肆罔不克安厥宅則公之法施于民居者甚大夫乃躬親阡陌跋涉溪澗畫井分里則壤成賦清隱占定戶籍設屯田守要害四野之未耜並興深谷之桑麻繁殖是公之法施於民生者又甚厚因而拊循休養土著新附之衆一視如子勞

來不倦公餘進子弟之彥者於庭相与敦詩說礼日
漸月摩絃誦盈耳父子祖孫沐浴膏雨衣冠之英輩
出甲乙之科繼起易樸陋而文明駸駸乎趨于邹魯
矣則公之法施于民心者更深且允夫古之人有德
及一鄉没猶可祭于社而况公之法施于連人其湛
恩濺泽淪肌浹髓者方历千禩而未艾也敢忘厥自
哉迄今且百年矣生斯土者孰不思奠安之劳服先
畴者孰不感闢萊之勤食旧德者孰不誦作新之遠
此城北旧建祠堂所為步時虔祀称觴祝庆竊比蜀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二十九

人之事文翁桐人之饗朱邑於以崇德報功而本於
聖王之制者也風雨侵寻漸至摧頽縉紳弟子僉謀
鼎新人支一本家釀一金鳩工集事群情競劝而堂
構之固既不日成之矣然則斯举也考之祀典而有
合質之桐人蜀人而不愧並使公之功德与鶴湖凤
嶂山高而水長也皆不可以不書因為序

建立義學碑記

知州

胡功成

福建長汀人

今上龍飞之岁励精求治有繼述聖神比跡唐虞之志以
厚生又在正德兴行斯謂移風國家养士近百年蒸

蒸丕變駸趨上化特陬隅濩落之中有質美材良無
負笈之資末由淬勵而安于侷俗鈍敝之間良可憫
惻其今地方有司廣思造就之方效古鄉塾党庠遺
意設學以為寒畯者勸治之先務也因

勅下郡縣欽茲無忽時予

小臣功成

待罪浙之定海悚然

天子德意所在幸先立有義學從而鼓舞之不倦嗣於雍
正二年八月移抵粵東連平州常凜育材之意不敢
忘綠州在萬山叢菁中自前朝崇正八年間闢榛為
治及今生聚董陶風習近古眾山虬結郁蟠之氣毋

多靈竒發越萃於人士光偉非常而声名文物之盛
尚未埒於名邦則乡有聰明樸茂之質而貧莫就裁
者尚多也

臣功成

承乏是邦欽

天子明詔建學勸士以兆彬郁之化其敢視為緩圖乎哉
然義學因貧者而設而士以貧故挫其志氣无卓牽
迈往不屑一切之槩虽日肆其中无益也今為諸生
告之從古剛毅有為彪炳史冊者未有不自艰难困
苦中立基者也聖賢及理學諸子固自安貧乐道即
后世文學之士或為館中都養或給繇於官借讀秘

書及身執廝役竊聞講授者皆無可請業忍艱自奮
卒起爲儒宗雅望傳之不朽况今義學既設貧莫延
師者咸得居舍習業礼乐雍容不独防其邪僻己也
識啟厥明氣亦克于其心則动於視听四肢者必治
于内其謹于初者必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擇之以
積久連平且無不學之人矣暇則專力尽思琢雕文
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區區科第
之榮猶其末者耳古人志在先尤后乐不圖温飽又
曰淡泊明志宁静致遠則貧也非病亦顧其自立何

如也^某 撲拙無他好惟少也貧約知勤學可以立身
及家稍充給即多酌酢諸務一行作吏日委頓於簿
書錢谷令甲之中學廢不講以是知貧為讀書之机
堪勵厥志母自怠焉今連固文藝治斯土者不必如
常袞之泣閩文翁之化蜀昌黎之化潮甫藉我為倡
始惟順其慕學發憤之情作為齋室教肄之所俾貧
而來學者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遺文以振兴
勿已庶可藉手以答

聖天子正德移風无有远遺之願於萬一乎是役也始于

雍正二年之十一月与州之賢達好行其德者相州
之城北得亢爽之地築室其上計堂庖漏宜若干
間約估土木費若干兩其餘延師膏火之資意俟家
間儉餘所積經理其宜无如获戾於天家遭大故則
善後之規所不能為也而倡始之資不忍終廢僅出
若干兩交董事者任厥有成至若延師督課因事利
導之功則后之司是土者自經綸而潤色之非予所
敢聞矣但記建置之由及予厚望之意畱鑱于石以
示士之能自奮于貧者

牟公祠聚元會序

何多學

牟公開州守也公本永安令以能声著崇正之季臺
使者擇使清田賦之役功成遂作牧焉泣任數載竟
以賢勞卒于官州人思之相与肖其容于城北之祠
岁时祀不衰公之來茲土也關榛叢披箐莽厥功固
不一矣而其大者尤在于学校方是时九連初定俗
犷民頑公乃为之畫野分廛定土著客籍之編沐浴
而教诲之於是遠近礼乐文章之士相接踵焉至今
日而家弦戶誦襟詩帶礼頓使山陬愚魯化为声明

文物之場者非公之賜也哉每歲八月初吉為公不
朽令辰凡連之父老子弟相與携羊酒褚帛而拜跪
于庭下者不知其幾百千人也然則天下果有大功
德于生民者德未嘗不厚民心未嘗不存固宜有
如是也我輩俊彥人群今日之翹楚孰非當年之棫
樸也食其德而不知報報之而不為計千百年之血
食此愚夫愚妇之所愧歉而况出于士君子之愛戴
平茲聚元會者為祀牟公而举者也同事者懼其义
也而隳厥典於是僉為善後之策爰有嘉粒之捐吾

聞潢汗行潦之水可羞王公蘋蘩蘊藻之菜可薦鬼
神今日之計不过豆區鍾釜之微而已而計每歲之
所息既足以當籩豆之供但使守之公而不私行之
久而不失以之羞公質公亦行葦河酌之義也安在
其不足以昭忠信也雖然諸子之所祀者岁一享其
時而已時一覩其貌而已若公之神固在天也公之
心固在後世也凡茲同事之人誠能追維當年辟土
啟疆鼓舞招徠之意相与振兴流俗昌明学校其為
挹公之神獲公之心者不更多乎不更永乎勉哉勉

哉吾且旦暮遇之矣

捐修葫蘆峒山路序

晉州
牧 易永兌 舉人

嘗謂聖王之治本乎人心補救之宜归于仁孝所以
守土長民宏宣化理要在去偏頗而即坦平鋤傾邪
而予安全虽道路之微亦可以見經畫焉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而時倣記營室土功之始周礼載
司空視塗之令是因時以立政命官以专职豈非群
情之所同趨而順以導之一心之所慨念而推以成
之者哉予以菲材謬膺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三十四

簡命因得來署是邦惟務鎮靜不扰俾民遵守步趨不敢
上負

聖天子異數之榮內辱庭訓成名之思适季秋以公事往
銀梅取道上淄历下淄入葫芦峒延亘四十里峭壁
摩天山從面起烟岚翠靄应接不暇顧瞻僕役喘汗
拳曲趨趨不前如蟬登進寸退尺往來負戴頓蹟
坳坎盤旋隱見如蚁附磨東起西落寒風不爽冷氣
转热当天三伏炎蒸铄石流金其苦更何如耶予時
策杖衝林莽而捎烏鵲跨峻岩而复虎豹凜凜乎恐

墜恐失喟然以先人遺體奈何乘此危險乎既思組
綬在腰莫非民事焉得懷宴安而漠視民艱也遂叱
馭前驅小憩樹間忽聞谷口砵砵琢斧聲問之乃里
老刘天錫矢志通道率作伊始不禁咨嗟叹息实获
我心归署邀同官紳士爰諮爰謀咸乐將伯相与列
名书皆图成厥美即选吉鳩徒具畚揭备餼粮畢集
于庭戒之日徃即尔庸毋怠毋荒相其陰陽審其面
势榛者啟之梗者拔之冰者斲之石者凿之突者削
之窪者築之以臻乐途无忘予命夫天錫一鄉之善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三十五

尚力肩斯任矧予有守土理人之責時值營室二功
之候国有除道成梁之經宁下順群情之所同趨推
一心之所慨念躬親視塗以盡師牧之義也哉於是
三冬子來不日告成熙熙攘攘踏云雾而步青天行
歌唱答輻輳如流就坦平安全之境免乘危墜失之
虞豈惟蕩蕩大路庶几王政之一端即凡欣然于捐
囊解橐者亦皆仁人孝子之徒也是为序

祭文烈女雙正墓文

晉江

黄志正

恭惟 灵神发天地之英华鍾閨圍之間氣虽在出

齡弱質早具正節剛腸當炎宋陽九之秋一 如綏
正 先公播迂之日萬里間閔扈蹕南征擁義旗而
振旅挈家東向偕子女以戎行不辭險阻不避艱難
山川為之吐氣為臣死忠為子死孝風雨為之怒号
所以燕市從容不廢君臣之大義泪羅奮激先明姊
妹之同心報國忘家誰為巾幗捐軀遂志遠過鬢眉
憑弔三角山中不啻百丈坡之遺烈尽道文山閨秀
居然張夫人之英風精魄長岫當与山石並老丹誠
不朽至今并冽猶香宜其史冊昭垂春秋俎豆洵足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三十六

振清風於萬古勵末俗于將來也予景仰 芳型躬
申孝享伏願 精灵赫濯護 國家而享久安長治
之休節烈昭垂庇民人而成丰享豫泰之象以斯虔
禱統乞 鑒臨尚 饗

待贈若周何公傳

錢圻

徐旭旦

待贈何名多才字若周先世為齊昌望族迨曾祖思
松始迁連平居焉祖有麟皆有隱德父連漢食餼膠
庠中年遂頤志邱園邑人称为槐南先生君其冢嗣
也而穎異^生鬢齡應對周旋已彬彬雅飭早萃有文

夫志甫逾成童奉連漢公及孺人郭氏避兵石寨裹
糧負薪不辞艰险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國人咸以遠
器期之連困場屋丁卯君仲愧周舉於鄉公欢如己
得由是仔肩家秉課訓日篤蓋欲以望於身者望之
子弟也未幾丙子秋君季滩舟偕君冢嗣頃波同登
鄉薦邑里榮之於時兩尊人華髮在堂顧視子孫科
名接武長幼内外肅肅穆穆一門之中食指幾百口
惟公持畫調劑人无間言且四方之賓客盈庭姻婭
之婚喪輻輳乡里之有无時告酌答贈遺分給解推

者率筹措咸宜秩然有條他若設渡以濟人賁茶以
解渴捨葯以療病施棺以斂骸又莫不因時迅舉慨
然乐助而不吝公之先意承志貽厥燕翼者豈不鉅
且偉哉公行己直而好善殷稍拂于義虽亲且密面
折无隐人有小善必奖励鼓舞不倦英敏性成邑有
大事議人人殊甚而动色倉皇公至以片語定之杯
酒談笑坐转於盘石之安与人交无外飾貌莊氣肅
凜乎若不司犯久与之處使人不能忘此余与公往
还日習而得其概也癸巳粵飢哀鴻嗷嗷余忝守是

邦蒿目傷心得公贊勸策畫勸捐樂輸設厂分賑而
四郊之老幼瘦弱免沟壑流亾之患使予稍得尽父
母之責以保全斯民者何莫非公之仁心协辅區畫
周詳也乎昔于公以陰德活人令高大門閭容駟馬
高車其子定國為丞相奕世显貴如公之惠洽一方
有美不言則子孫之享其報于无窮者余將操券以
俟之矣年五十有五卒惜其宏才偉抱未盡厥施而
長君丙戌成進士宰扶沟有廉能聲餘皆名噪士林
意者未竟之業天將畀以待其后之繼振也乎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三十八

黃玫石先生傳

何澹

黃志正字玫石閩之晉江人家世望族少博覽群書
有文譽聲喧場屋甲寅閩變先生避兵走粵中浮海
至琼州尽閱琼台藏書文益宏肆旋渡雷州至南海
溯曲江而上出台関所历多題咏有流奔吳楚下風
湍之句志在远遊也抵虔遇谷山禪師談契宗旨即
祝髮為僧号行曉未几携衣鉢復入粵駐錫于連之
三角村結蓬茅趺跏寂坐兴至歌詩淵淵声出金石
州先輩闻其名驛至棲梧峯精舍嗣是深山僻境嘖

嘖稱名僧云聞燕岩清幽行脚少憇有志者受經問
難疊疊不倦上坪諸謝延至方山古刹使弟子請業
焉久而念先世簪纓名閥一旦弗祀恐恐然不能出
諸口諸先生因為束辦加冠復返儒服時防守陳文
德閩人也嘉其志以義妹妻之因家焉自古智士賢
人遭際坎坷流离奔竄違弃故園終老他乡者何可
勝道豈独先生也哉先生為文典贍雅兩都人士觴
祝錦章勒銘碑版以得其筆為榮善尺牘人多藏弃
為詩大率宗明代七子錚錚无細响晚益肆力詩餘

所著有玉樓春詞曲知音者以為不減琵琶还魂諸
傳奇為人性疎懶双目炯炯外若无可否秉筆精專
則雷霆不入喜奕有角胜者遞数手相对达旦愈励
暇日談幽怪能令山魃海若披髮談舌變現目前不
可端倪若莊生鯤鵬之喻皆寓言也昔賈島托跡空
門釋緇还家就試成进士吾欢先生千載合轍而又
惜先生杯抱所有不一进取成各而流寓終老也虽
然天地一蘧庐也萬物一旅舍也先生忽而閩忽而
粵忽而釋忽而儒行踪寄跡如浮雲往來於大虛而

何所芥蒂乎杳然出處欲問已忘言矣卒年七十六
平生著作甚富索其子僅存什一可傷也

曾王合傳

何 澐

世之盛也非惟紳笏之彥絃誦之英多飭廉隅守道
義即闖闖間修潔清操敦行耄耋者徃徃而有如東
門里市曾王二耆殆其人乎曾得忠字伯唯少攻舉
子業爲同輩推許身長六尺儀表丰偉稍長痛親沒
遂絕意進取勤懇課諸弟叔弟得一先生經明行修
人稱伯兄之訓爲多壯營家塾數椽專於教授時而

塵釜蕭然畧无怨色年將五十裹足不出戚屬希見
面及知已造庐則整容相對媿媿歎洽晚年孫曾盈
庭猶篝燈坐牀朗朗訓誦厅者壯其声不知爲华髮
老人也閉關四十餘年寿九十考終王問臣字秉虔
生而頎然力能曳奔牛甫冠折節讀書尤洞悉葯理
數試不售喟然曰读书所以济世其次莫如葯吾不
能以一經显名将以一廛藏身矣構選名葯有求者
口不二價終日垂簾静坐間若無人衣冠者过其門
聳起拱立不以不見而少慢也朝夕无雜賔二子侍

養每進饌必詢所由无疑斯举箸焉友于同氣其弟
肩易出鄉及期必命子迎候代負倚門握手慰劳和
翕如童子時居肆数十年少出戶即閉關曾公咫尺
巷南北其闊晤亦不知几何年也老益矍鑠年七十
六一夕无病終夫百工商賈皇皇於趋利或喘而汗
或奔而蹶彼二人者方且偃仰犬室与世无争於人
無求乐享太平之天年何其安而逸耶考二人行事
生同時居同里其魁岸同其恬淡同其友爱同其廉
介同其礼讓同其家藏市隐似異而寔同斯亦奇已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四十一

予因表而出之以見

聖朝氣运之隆人多古处且以劝乡人相与勉為敦补曰
進于淳庞也是所厚望也夫

何母顏孺人傳

顏希聖

孺人姓顏連乎之望族也父翊皇公母傅氏生三

男女四孺人最長且賢父母愛之不肯轻字人文学

若周君諱多才名家子也贈知县連汉公少与翊皇

公厚善闻孺人賢求為文学君妇翊皇公亦器文学

君訢焉年十九于归越二年而文学君補弟子員儒

人事贈翁及太孺人孝养备至丙辰兵燹随文学君
奉父母避乱石砦中孺人脱簪珥携粮負薪不惮危
险平時修飭中饋凡洒漿滌灑皆先意承順高堂欢
乐贈翁捐館孺人率諸娣姒哀尤以礼太孺人老倦
于家政孺人仔肩不惮劳而提綱分目瑣細畢察无
一物不經区畫者妯娌輯睦庭以内无譁言于是何
氏宗党无不賢孺人者文学君好客数与四方賢士
遊時或過从每食主客从者輒数十許人孺人无寒
暑早夜入庖厨率群婢操作具精饌必客尽欢乃已

客亩居或数月不去孺人始終執勤无怠色文学君
文滿天下使孺人少有齟齬与文学君競刀錐之末
文学君亦安得快然行其意哉生子深洪滋深幼聰
慧文学君甚器爱之文学君或應試外出孺人督責
不少假偶尔遊嬉必命長跪示以夏楚面責朗誦曰
夕万止膏油經史皆拮据購備以資講習長君深妙
年成進士洪鎮州庠滋貢成均並有盛名虽文学君
督課之勤而亦孺人相教之力也長君令扶溝未就
祿养而文学君謝世孺人号痛欲絕經紀喪事一备

于礼哭泣三年未嘗見齒越歲太孺人又逝孺人以
冢妇居喪哀毀弥甚蓋孺人天性純篤事親事夫一
于誠孝如此性慧能知人刺史滩舟公諱多学者文
学君之六弟也方總角時孺人便識其為偉器每向
太孺人誇之后果登第筮仕多異政文学君中年进
李氏為笄室孺人不以微故而以女弟礼之生庶子
潮渾孺人悉護視之鍾愛過于所生每戒諸子曰汝
兄弟視庶弟如一體乃所以孝父慰我心也故孺人
六十寿時頌禱者皆以鳩鳩均平之德形之咏歌焉

晚年猶事女工布帛不改其素勤儉本天性也他若
洽姻族恤孤貧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
行為鄉党所敬服長君再任高苑方以 王事馳驅
絕域孺人聞之喜及病革不问諸瑣事惟切切以長
君不克尽職報効

聖朝為憾力疾詣祠堂再拜成礼反内寢而正終焉先是
孺人三妹皆早世念母年八十餘老矣男有弟在女
惟一人恐已卒然不諱无以报母恩凡衾殮衣复皆
豫亲手縫紉付家人藏之备母百年之用虽病甚困

疲猶朝夕使侍女請起居孺人先母四年卒享壽六十四聖事孺人爲伯姑知之悉故言之亦特詳贊曰歎也之母以勞逸言論著于特簡而歎不免備官之誚若孺人者其郝鍾之礼法姜姒之徽音也亦賢矣哉是不可以失傳故爲之傳

劉正烈傳

署州牧
和平令 盛 洪 山陰人

正烈蔣夫人劉氏者連平州守蔣公諱世珍之元配也公爲江南之泰兴人以順治己丑來守是邦時嶺南新定伏莽多猖獗公素性仁愛軫念瘡痍未復惟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四十四

日以招徠抚恤爲事而城守吳章者性殘暴多骄縱不法公稍裁抑之章積不能平猜忌日甚遂思有以中公矣会某乡奸民欲推衆为乱事尚未发章遽密報总兵黃应傑請兵誅剿公戚然曰是皆无知赤子誤为奸民脅誘耳且事跡未扬烏忍使之尽罗鋒鏑致玉石俱焚哉遂陳招抚之议而自以單騎馳入賊中開諭禍福賊亦流涕感悟約投順乃章正出趋兵環攻益急賊遂疑公相給不復就抚章喜賊背約密以党賊譖公於应傑应傑密以啟藩遂逮公至惠陽

尋被害吳章得報遽发兵收家属時夫人聞变欲自
殺焉為僕婦驚覺持救夫人泣曰吾夫既死吾豈能
独生顧吾夫為百姓而死含冤萬里之外吾且死誰
為吾夫陳訴者遂就繫吳章署中章雅闻夫人色一
見心动遣婢前致詞焉夫人正色叱之曰速归語吳
章吾夫职列大夫吾乃朝廷命妇豈鼠辈所敢犯乎
婢反命章復趣之如前夫人知冤不能白决計自尽
遂呼章婢而詈之曰吾夫被章賊譖陷死非其罪章
賊乃吾大仇吾頭可断身不可辱也如天道无知則

已若其有知吾夫婦當懇諸上帝誓為厉鬼以击之
婢去夫人召諸家人与之决曰若等各自為計吾不
能顧若矣言訖闭戸自經比曙家人走报吳章章往
視見夫人面色如生驚懼汗流不敢正視連民闻者
知与不知咸為流涕時以順治庚寅歲葬夫人於烏
石埕之山麓州之紳士為之樹碑墓側而私謚曰正
烈歲時伏臘奔走拜奠迄今不衰夫人死后數年而
吳章為按君所劾被逮深獄妻孥流落多有被污辱
者章亦寻死人以为蒋公夫妇实击殺之云

劉正烈墓

盛 洪

連之城南不數里許有山焉曰烏石垵蒼峦翠岫秀
插层霄州人士每以黄花佳节多從此地選勝登高
其麓有連峴亭亭之右有丰碑屹峙于道左者則州
大夫蔣公元配刘夫人之墓也公隸籍維揚以大学
生順治己丑歲來牧兹土值王师初定嶺南軍書旁
午泽中之鴻雁虽获宁宇而山陬之逋寇尚尔跳梁
公為政务敦寬大不忍以誅戮為威而一以仁德噢
咻其民不期月間頌声大作時城守吴章残暴人也

擁兵專恣素忌公会有萑苻之警章既請师剿捕而
公力主抚议躬詣賊巢諭以就抚章從中阻撓反益
兵攻击賊亦疑畏不敢來降章乃以党賊譖公于上
而殀公焉時公夫人闻变遽欲自尽既而念夫死非
罪冀得上白夫冤死猶未晚詎章素慕夫人之色遣
婢导意夫人度夫仇卒难伸曰益憤恨厉声責之是
夕遂以束帛自經而死時順治庚寅事也夫人墓近
連峴亭州人士共為之伐石樹碑而私謚之曰正烈
以誌不朽云嗟夫閭閻士庶之家闺阁中有以正節

著者悉蒙

聖朝之旌典今夫人之大節炳如而褒旌不及焉豈其尚有待耶雖然夫人死既數十年而過其地者聞風知敬展墓必式且因欽夫人之正操而益追慕公之仁德莫不曰夫人之能捐軀以殉良人也若此公之能捨生以全萬姓也若此則是公之寃不能白于上臺之前而早白于輿人之口不能白于曩時之疑謗而已白于今日之人心從此奕世流芳正未有艾公夫婦其亦可含笑于九京矣乎因為文以紀其軼事而

連平州志

卷之九

藝文

四十七

作詞以誅之

詞曰乾坤有正氣惟此名與節何以喻正操蒼松與翠柏結髮事君子大義頗能識中道悲棄捐含寃奠申雪悠悠恨艱酌強暴徒相迫妾身不可污妾志焉能奪厲色與严詞足褫奸人魄從容誓捐軀名教存巾幗孤塚寄天涯泣盡杜鵑血玉骨既埋塵丹心豈磨滅青山圍墓門流泉繞其側左有連峴亭岿然同峙立醺酒酌泉台瞻拜欽芳轍節亮礼弥崇論定名逾烈綱常萬古垂視此一片石

募建劉氏正烈墓亭題詞

何多學

竊惟古今所不死者人心天地最难磨者正氣貫諸
金石閱乎滄桑在草木為松柏之堅剛于造化有霜
雪之凜烈或遂志于弧矢不愧男子之鬚眉或致命
于檐帷尤羨笄幃之粉黛大抵危迫全身義難安順
慷慨捐軀事等從容正氣不容久埋人心宁无公好
茲正烈蔣夫人劉氏者故州侯泰興蔣公諱世珍之
元配也粵稽順治之六年正值岩疆之多事嗟我蔣
公實民良牧內安流散外任馳驅是時方深窮寇之

憂不意竟起蕭牆之間形迹未白賊弁遂假手而甘
心喪亂頻仍妻子欲問天而无路凶問乍傳巧倂既
至當此城破家亡之日更以虎眈豺視之威自匪石
而可轉必百鍊之為柔唯時宜人從一而終大義早
聞諸天子有死無二至性更篤乎天真人謂紅顏少
寡易生狼子之心孰知白壁終全肯染狗彘之手罵
賊不輟闔邑周知哀死更無師旦之子亡生直過延
壽之妻一朝畢命非同匹婦之自經萬姓吞声莫表
人倫之大節烏石寒雲久寄一棺于淺土峴亭墮淚

空等無祀于荒岡五十餘年之正魂寧共冷風而蕩
散百千萬年之苦烈早隨蔓草以淒迷雖伏臘歲時
好事尚陳麥殮而牛羊邱垆他年何辨冬青上帝錄
其堅正更望发幽光于下土鬼物呵其体魄尤須垂
不報于人間今日者梟雄之骨安存巾幗之名重播
漫談遺蹟儒林既激發而生哀請贈

盛朝泉壤自光輝而色起但棹楔標型事有待于異日
而墓亭表旧人欲快乎崇朝即須芟宿草以安窀穸
方當樹神道以護英灵兹欣逢我盛老公祖兩县龚

黃一州召杜捐冰蘖之餘以兴圮墓念切爨倫借鶴
琴之暇以写幽魂文垂日月頓教名節如生真乃綱
常有主且夫人偕夫君而作牧實内助之流徽露筋
道左尚且有祠闡範民間豈宜不祀雖爲官死守为
妻死夫乃职分所當然而生為命妇死登冤錄亦荣
哀之未盡彼夫生尚不值一錢如此死有重于大嶽
敢闻執事併告同人能慰一腔热血勝修七級浮屠
從此封樹岿然可待後人之憑弔莖亭卓立佇看天
上之馳褒誠有裨于世教亦何吝乎吾言

葉烈婦傳

節母石氏附

顏希聖

葉烈婦姓吳氏州城南市人為葉廷開之妻年十九歸開開故家貧讀書攻苦氏躬撻作以資給之翁姑在堂奉養惟謹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聲聞于閭里開病展轉牀褥氏調視湯藥日夜不離側月餘開病益篤因問語之曰我无子不能相強我死其善事後人氏淚涔涔然默無一言蓋斯時已怀必殉之志矣夫死痛而幾絕者數四勉赴視喪事盡哀尽礼窺翁姑恟甚反以達言寬慰既葬之三日氏偕家人往

省墓潛採苦葯納怀中莫有知者及歸櫛髮膏沐修飾如往時緘鎖衣笥独与小姑宿中夜起烹葯酒服之遂死小姑覺報臨視面如生衣复鮮整若自备歛然時年二十七邑中士夫聞其烈咸相率白衣冠弔之具詞州刺史請旌表焉初氏父吳正斯早喪氏兄妹二人在稚寡母石氏坚正守志紡績勤種為活一子一女皆成立婚嫁石性婉順誠孝常以不及見舅姑為終天恨夫卒閨門严肃虽羸弱息教之必以礼义考石於二十四歲喪偶今四十九歲苦節完操

